

1024-005

當山二冊燈中辨籍諸
藝學皆不煩指出類內
辨辨美觀與武中宋
宋書置於所書雲山
丁餘之與請大獻文書



B 64893

C40
4514
245

C40-4541

了翁上座請大猷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慈雲山
我微笑瑤院庭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續傳燈錄卷第六目錄

大鑑下第十一世

大陽玄禪師法嗣二十五人

投子義青禪師

興陽清剖禪師

福嚴審承禪師

羅浮顯如禪師

白馬歸喜禪師

大陽慧禪師

雲門靈運禪師

雲頂海鵬禪師

乾明機聰禪師

已上九人有語見錄

四祖海禪師

資福乘禪師

覺城道齊禪師

羅浮遠禪師

洞山存禪師

雲門寶印禪師

太平慧空禪師

安州延福禪師

福嚴賢禪師

承天宗禪師

方廣隆禪師

崇勝智聰禪師

四祖處仁禪師

大陽祈禪師

白馬歸春禪師

晦叔王曙居士

已上十六人不錄

雪竇顯禪師法嗣八十四人

天衣義懷禪師

稱心省侔禪師

承天傳宗禪師

南明日慎禪師

投子法宗道者

寶相蘊觀禪師

君山顯昇禪師

洞庭慧金典座

脩撰曾會居士

報本有蘭禪師

長蘆智福禪師

洞山慧圓禪師

香積孜禪師

寶慶子環禪師

天衣在和禪師

稱心守明禪師

鳳棲仲卿禪師

靈巖德初禪師

龍興智傳禪師

乾明則禪師

乾明知應禪師

雲峰元益首座

已上二十八人見錄

安國琮禪師

永安元楚禪師

稱心清演禪師

證聖守環禪師

湯院守恩禪師

廣教景先禪師

東禪賢禪師

上山德隆禪師

化城德遷禪師

廣慧用舒禪師

因勝惟政禪師

資福肇禪師

白雲德宣禪師

興元道滿禪師

承天洞源禪師

鹿苑顯冲禪師

薦福知一禪師

嶽林宗善禪師

萬壽慧照禪師

海會擇芝禪師

妙果自政禪師

疎山淳禪師

德山應禪師

君山筠禪師

南嶽文政禪師

啟霞志宣禪師

羅山蒙禪師

地藏賞禪師

真如雅禪師

鳳臺崇禪師

藥山恭禪師

西禪罕禪師

報恩政禪師

玉池希白禪師

寶相歡禪師

雲門毅禪師

橫金顯禪師

雲巖元度禪師

萬壽德禪師

護國宜謙禪師

白雲重郢禪師

淨土義親禪師

大覺利真禪師

護國惟德禪師

天聖仲華禪師

薦福可禪師

翠峰普禪師

天童利章禪師

妙果垂則禪師

龍華覺禪師

護國德基禪師

報恩宗祕禪師

建福可槃禪師

西方岫禪師

雪竇省宗禪師

大乘曉禪師

啟霞崇梵禪師

仗錫懷秀禪師

報恩道能禪師

白衣宗朴禪師

白衣智華禪師

水陸瑞雲禪師

已上六十
二人無錄

百丈寶月智映禪師法嗣二人

惠因懷祥禪師

惠因義寧禪師

已上二
人見錄

南華寶緣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興化延慶禪師

寶壽行德禪師

白虎守昇禪師

佛陀崇欽禪師

延祥法迎禪師

舜峰惠寶禪師

已上六
人見錄

甘露自緣禪師

永泰宗寶禪師

雙峰法崇禪師

寶林海月禪師

羅漢清顯禪師

清銓智靜禪師

翁山文白禪師

延壽法牟禪師

已上八
人無錄

雲蓋繼鵬禪師法嗣四人

報恩禪師一人見錄

法輪真禪師

白霞安禪師

臨邛復首座已上三人無錄

洞山子榮禪師法嗣二人

圓通居訥禪師一人見錄

延慶法珠禪師一人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六目錄

續傳燈錄卷第六

大鑑下第十一世

大陽玄禪師法嗣

舒州投子山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往妙用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義若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卽心自性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卽棄遊宗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一夕夢畜青色鷹爲吉徵屈旦師來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

看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邪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傍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忉忉我即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以大陽頂相皮履直褫屬曰代我續其宗風無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羣峰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輦曹溪洞簾捲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令佗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可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

待與按過通卽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呵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弊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爲通曰何不叅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弊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初住白雲次遷投子上堂召大眾曰若論此事如鸞鳳沖霄不留其迹羚羊挂角那覓乎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威音世外搖頭問答言陳仍玄路旁提爲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若更凝眸不勞相見

上堂宗乘若舉凡聖絕蹤樓閣門開別戶相見設使
卷簾悟去豈免旁觀春遇桃花重增眼病所以古人
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傳爲甚麼鐵
牛走過新羅國裏遂喝曰達者須知暗裏驚僧問師
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
山曰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
春曰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祇知荆玉異那辨
楚王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復曰更有問話者麼
如無彼此著便問和尚適來拈香祝延聖壽且道當
今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曰南山直

聳齊天壽東海洪波比福源師曰雙鳳朝金闕青松
古韻高曰聖壽已蒙師指示治化乾坤事若何師曰
不如緘口退却是報皇恩師示寂書偈曰兩處住持
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奄息闌維多靈
異茲不盡具獲設利五色同靈骨塔于寺北三峰菴
郢州興陽清剎禪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
瓜何時得熟師曰卽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師
曰與甚麼人弊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
弊也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
笑而去住後上堂西來大道理絕百非句裏投機全

乖妙旨不已而有屈祖宗豈況怱怱有何所益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道大家商量僧問婆竭出海乾坤震覲面相呈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曰似鶻提鳩君不信髑髏前驗始知真曰恁麼則义手當胷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月照千江靜孤燈海底明鄭金部問和尚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前師臥疾次大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辦

若要大事辨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師曰猶是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陽笑曰乃爾惺惺邪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爾趨寂南嶽福嚴審承禪師侍立大陽次陽曰有一人遍身紅爛臥在荆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敵鄺開若親近不得時中以何爲據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陽曰你教伊出來我要見伊師曰適來別無左右祇對和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師後至華嚴隆和尚處舉前話隆曰冷如毛栗細如冰雪李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前栢樹公

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雲間
滿大虛元來真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
前柏一株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益州人初到大陽陽問汝是
甚處人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十里陽曰你與
麼來還曾踏著麼曰不曾踏著陽曰汝解騰空那曰
不解騰空陽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
辨處陽曰汝得超方三昧邪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
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卽本體全彰理事不
二善自護持住後僧問如何是羅浮境師曰突兀侵

天際巍峩鎮海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頂上白雲
散足下黑煙生

襄州白馬歸喜禪師初問大陽學人蒙昧乞指箇入
路陽曰得良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與你箇入路師
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善犬
帶牌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布袋裏弓箭問不著
佛求不著法求當於何求師曰村人跪拜石師子曰
意旨如何師曰社樹下設齋上堂急走卽蹉過慢行
趣不上沒量大衲僧無計奈何有多口饒舌底出來
僧問一句卽不問如何是半句師曰投身擲下曰這

箇是一句也師曰半句也摸不著問如何聞寂之門師曰莫開莫鬧

郢州大陽慧禪師僧問漢君七十二陣大霸寰中和尚臨筵不施寸刃承誰恩力師曰杲日當軒際森羅一樣觀曰恁麼則金烏凝秀色玉兔瑞雲深師曰滴歷無私旨通方一念玄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簷布直裰重重補日用鉏頭旋旋揩曰向上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要用便用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出東方月落西戶復示頌曰朝朝日出東方夜夜月落西戶如今大宋官家盡是金枝玉樹

越州雲門山靈運寶印禪師上堂夜來雲雨散長空月在森羅萬象中萬象靈光無內外當明一句若爲通不見僧問大哥和尚云月生雲際時如何大哥曰三箇孩兒抱花鼓莫來攔我毬門路月生雲際是明甚麼邊事三箇孩兒抱花鼓擬思卽隔莫來攔我毬門路須有出身處始得若無出身處也似黑牛臥死水出身一句作麼生道不勞久立

懷安軍雲頂海鵬禪師僧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畢鉢巖中面面相覷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如是我聞須彌粉碎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達磨逢

梁武摩騰遇漢明

復州乾明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問不虛問如何是東禪境師曰定水不曾離舊岸紅塵爭敢入波來

雪竇顯禪師法嗣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以漁爲業母夢星殞於屋乃孕及產尤多吉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貫之師不忍乃私投江中父怒笞之師恬然如故長遊京師依景德寺爲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善葉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

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拊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爲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覺曰汝行腳費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爲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領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聞

拊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衆住後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臥地曰意旨如
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
西天此土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林間鳥噪水
底魚行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巖中無人聚
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羅
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衲僧橫說豎說未知有
頂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
骨露屋破看星眠上堂夫爲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
奪飢人之食遇賤卽貴遇貴卽賤驅耕夫之牛令他

苗稼豐登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絕飢渴遇賤卽貴握
土成金遇貴卽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
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飢人之
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
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
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是打破
大散開幾箇迷逢達磨上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
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
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
來也孿孿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

來不直半分錢叅僧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掘地深埋曰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加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長江無六月曰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宵叫鷄鳴終夜啼圓通門大啟何事隔雲泥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菴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

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卯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謚振宗禪師

越州稱心省倬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行人念路僧曰不會師曰緊峭草鞋上堂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拈拄杖曰拄杖是緣那箇是佛種種拄杖是一乘法那箇是緣這裏叅見釋迦老子了却買草鞋行脚不得向衲僧門下過打折汝腰且道衲僧據箇甚麼良久曰三十年後莫孤負人卓拄杖下座泉州承天傳宗禪師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

何師曰承天今日高豎降旗僧便喝師曰臨濟兒孫
僧又喝師便打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雲籠碧嶠曰
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月在清池

處州南明日慎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
水天影交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松竹聲相寒

舒州投子法宗禪師時稱道者僧問如何是道者家
風師曰袈裟裹草鞋曰意旨如何師曰赤脚下桐城
天台寶相蘊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堂堂八尺
餘

嶽州君山顯昇禪師上堂大方無外含裹十虛至理

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迥出古今真機
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物流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空
絕迹把定則摩竭掩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搖頭
寒山拊掌且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下曰瞬目
揚眉處憑君子細看

平江府水月寺惠金典座依明覺於雪竇聞舉須彌
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殿軒覺問汝名甚麼
曰惠金覺曰阿誰惠汝金曰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
曰卽今擲曰這裏容和尚不得

修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公

守池州一日會于景德寺公遂引中庸大學叅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邪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破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覺曰清長老道箇甚麼公曰又與麼去也覺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積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覺曰勘破了也公大笑

湖州報本有蘭禪師僧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是道師曰日耀祥光澹僧云意旨如何師曰風搖瑞色濃僧禮拜師曰猶欠一著問撥塵見佛卽不問寶劒揮空事若何師曰脚下看僧云脚下且置向上事又且如何師曰天晴日出雨下雲興問法本無說當說何明師曰水中鹽味色裏膠青僧云便恁麼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師乃曰衣中至寶何假披沙各自持來復將何用交光牙入不隱不彰達磨九年不敢動著恐屈兒孫報本不惜眉毛普示大衆拈起拄杖大衆擬議一時打散又上堂曰大無方小無所半合

半開未可相許嶺梅初折衆花榮微雨微晴春力普
春力普到頭莫問曹溪祖又曰法無有爾理見非常
至道無方刹塵應物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無纖
芥可齊見卓牌開市要得不傷和氣閑與露柱商量
苟能自辨點頭莫謂山僧多口

真州長蘆祖印智福禪師江州人夏文莊之系族也
出家圓具遂叅雪竇頓明祖意道行才智灑然超邁
出世長蘆僧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問不著
僧云爲什麼問不著師曰白雲千萬里僧云學人退
身三步師曰更待何時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曰

澁僧云出後如何師曰利問如何是第一機師曰不
爲麤兒而發僧云豈無方便師曰靜處薩婆訶師乃
曰問在答處答在問宗一任諸人點頭忽若問不在
答處答不在問宗又且作麼生摸索乃展手曰無遺
絲髮一時分付請諸人各各子細觀瞻儻一念回光
千聖共轍不歷僧祇豈勞修證截生死海踞祖佛位
便乃高超三界永出四流萬德圓明十方獨步可不
同酬佛恩共顯王化

筠州洞山慧圓禪師叅雪竇得旨年甚少聲名籍甚
後依開先暹禪師法席會洞山闕人暹舉之以應筠

人之請遂出世說法僧問遠離廬鼻將屆新豐不涉
程途請師便道師曰山僧今日倦僧云善知識方便
在什麼處師曰瞎僧便喝師曰猶未省在乃曰學非
稽古道愧當時俛仰無門乃隨衆意古人道無事上
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抵如老僧與諸人從廬
鼻來遇夜便宿逢曉便行直至此間一脚在前一脚
在後如今箇箇高挂鉢囊閣却拄杖更有什麼事可
會然雖如是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時黃龍南禪
師住黃檗因出邑相見於淨戒寺南默無所言但焚
香相對危坐而已自申時至三鼓師起曰夜深恐妨

和尚偃息卽趨出明日各還山南偶問永首座在廬
山識今洞山老否永云不識止聞其名久之問云和
尚此回見之如何南云奇人永退問侍者汝隨和尚
見洞山夜語及何事侍者以實告永笑云疑殺天下
人

真州六合香積菰禪師僧問四山相逼則不問六合
門開事若何師曰七通八達僧云恁麼則妙用縱橫
師曰三脚蝦蟇跳上天問如何是坐禪僧師曰萬事
總無能僧云如何是入定僧師曰四海本澄澄僧云
如何是行道僧師曰六合勢騰騰僧云如何是應供

僧師曰三輪等性空師上堂曰菩提之道不可圖度萬法本空寧有真假無爲爲宗無相爲本量包沙界德洽乾坤或演一乘或垂三句或令悟本悉使返源究竟之中必無是事了得本心心了山河大地亦閑閑又曰本有之心絲毫不隔因茲錯念遂致邪非垢盡遇人便明已見作麼生是已見良久曰四海洪波靜一輪天地秋

温州平陽寶慶子環禪師僧問大施門開請師一決師曰風行草偃僧云一句截流又作麼生師曰水到渠成僧云華蓋山上雲慎江江裏水師曰郎中在此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清風來不盡僧云磨後如何師曰明月照重城僧云太守臨筵請師一照師曰是何面目僧云三十年後師曰賺殺人拈拄杖曰朝到西天暮歸東土卽且致把斷要津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不出門知天下事若道不得拄杖子笑你擊禪牀一下

越州天衣在和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人將語試水將杖探僧云廓周沙界師曰一夜梅開盡百花猶未知

越州稱心守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道什麼云

如何是法師曰道什麼云如何是僧師曰道什麼云謝師重重相爲師曰道什麼

漢陽軍鳳棲仲卿禪師僧問古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當爲何事師張口吐舌僧云祇這箇別更有在師曰朝三千暮八百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如何是一物師曰苦哉佛陀耶僧云和尚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弄精魂漢僧云何必如此師曰諱人道著乃曰道無前後達者由人雖然根性利鈍殊殊究竟元無有異所以三乘教法接引迷徒執相滯名卒難造入是故過去諸佛於此涅槃現在諸佛於

此成道未來諸佛於此修行不見達磨大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拈拄杖曰會麼彼一時此一時嵩山果熟也一任諸人採摘卓拄杖一下又曰巍巍堂堂三界無雙磊磊落落十方寥廓擬議則喪身失命思量則千錯萬錯喝一喝下座

温州雁蕩靈巖寺德初禪師僧問大衆臨筵如何舉唱師曰謝塘青草年年長歐浦潮來日日新僧云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且莫錯認問棒喝齊收請師相見師曰老僧不如汝僧云專爲流通師曰堪作什

麼問心生種種法生如何是種種法生師曰我與汝
葛藤僧云今日已見於師矣師曰且喜勿交涉僧禮
拜師曰孤負殺人師乃曰問得須彌巖峇海水騰波
祖道門中未有少分何故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本自
圓融何須特地人人踞妙高峰頂箇箇徹諸法根源
不假慈氏樓閣今日一時明取還明得也無若也明
得故號丈夫不孤千聖深恩亦答國王至化珍重
潭州龍興智傳禪師僧問久處湖湘擬伸一問師還
答否師曰何得拖泥帶水僧便喝師曰一陣雨一陣
涼僧禮拜師曰有頭無尾師於治平中示寂平生行

住坐臥之處悉涌舍利禪徒唱得衣物者舍利日生
有於真前至誠求者隨念示應

信陽軍乾明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片雲生海嶠一雁過寒空僧云與麼則雪竇嫡
子也師曰一嶺英英六花皎皎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清風生碧落僧云意旨如何師曰明月映長
江問如何是海印三昧師曰但向已求僧云學人不
會師曰莫從他覓問如何是日用道師曰一箭到西
天僧云到後如何師曰周遍法界

鼎州乾明知應禪師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

撰述

續傳心錄卷之六

七

合六

撐天拄地出水後如何師曰填溝塞壑乃曰馬祖陞堂百丈卷席火動煙生雲擎雨色靚面相呈一何輕擲重賞三千輕酬八百

南嶽雲峰元益首座李林宗居士問意欲出塵今未出請師今日決疑情師曰作麼生是出塵居士惘然師曰還會麼居士忽然省悟有頌云心鏡從來瑩洪河本自涇祇因師問後沙石化爲金師曰正趣地獄居士曰人我無相胡爲地獄師曰汝今何在居士云見今對答師曰祇此是黃金百丈寶月智映禪師法嗣

杭州惠因祥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天圓地方僧云端的請師一言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乃曰南山高北山低日出東兮夜落西白牛上樹覓不得烏雞入水大家知且道覓得後又如何良久曰堪作什麼

臨安府惠因義寧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摩耶夫人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悉達太子

南華緣禪師法嗣

齊州興化延慶禪師上堂言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全乖道體離此二途祖宗門下又且如何良久

曰眼裏瞳兒吹木笛

韶州寶壽行德禪師冬日在南華受請示衆曰新冬新寶壽言是舊時言若會西來意波斯上舶船

韶州白虎山守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有眼無鼻孔

韶州佛陀山崇欽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直截爲人一句師打一拂子曰會麼僧云不會師曰逢人莫錯舉

韶州延祥法迎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拄杖子見後如何師便打云今日親見和尚師曰

再犯不容

韶州舜峰慧寶禪師僧問步步登高時如何師曰嶮云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喪云如何卽是師曰蘇嚕蘇嚕

雲蓋山繼鵬禪師法嗣

越州諸暨鍾山報恩譚禪師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昨月初三今日初四僧云此猶是揀擇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問一問一答猶落建化門庭未審第一義中如何舉唱師曰簷前雨滴雪滿長空僧云若然者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師曰作家禪客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曰却是你瞞我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隻履已歸蔥嶺久而今休更問來端僧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杖錫已居於此日請師一句利人天師曰鼻孔大頭向下僧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僧云如何則是師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乃曰法身無像應物現形諸禪德作麼生說箇應物現形底道理拈拄杖示衆曰世尊身長丈六這箇拄杖子亦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這箇拄杖子亦長千尺方圓任器隱顯從他大包天地細入微塵如驢覷井如

井覷驢得之者運籌帷幄把斷要津失之者杳杳忽忽虛生浪死得失二途一時放却敢問諸人且道山僧拄杖子畢竟長多少良久曰笑指客從何處來擊香臺一下

洞山子榮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祖印居訥禪師梓州中江蹇氏之子初生有神光滿室年十一依漢州什邡竹林寺僧元昉出家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以講學冠兩川耆年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方還稱祖道被天下馬大師什邡人應般若多羅讖蜀之豪俊以經論聞者如亮公而

亮公棄徒隱西山如鑒公而鑒公焚疏鈔稱滴水莫敵巨海師憮然良久曰汝知其說乎禪者曰我不能知也子欲知之何惜一往師於是出蜀放浪荆楚屢閱寒暑迄無所得西至襄州洞山榮座下留止十年讀華嚴論至曰須彌在大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攬可及以明八萬四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衆生有能於一切法無思無爲卽煩惱自然枯竭塵勞成一切智之山煩惱成一切智之海若更起心思慮卽有攀緣卽塵勞愈高煩惱愈深不能至諸佛智頂師卽豁然有省嘆曰石鞏云無下手處而馬祖云

曠劫無明今日一切消滅非虛語也後遊廬山道價日增南康太守程師孟請住歸宗遂嗣榮禪師又住圓通仁宗皇帝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以目疾堅辭不赴舉本院書記懷璉自代於是詔璉璉至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賜璉號大覺禪師賜師號祖印禪師住持二十年移住四祖開先兩刹師臨衆簡嚴不妄言笑常入定初叉手自如中夜漸昇至膺侍者每視以候雞鳴其精進如此旣老退居寶積巖時江州牧劉公述每造師問道一日忽辭劉公歸沐浴端坐示寂劉公率緇俗送往茶毘火燄中白氣

上貫太陽大衆驚仰歐陽文忠公貶異教者獨尊敬
師每問南來士人曾見訥禪師否又與老蘇明允遊
相好云

續傳燈錄卷第六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第六 字八千三百二十
該銀三兩七錢四分五厘 裏楚釋宗鏡對
崇禎乙亥孟秋般若堂識

續傳燈錄卷第七目錄

大鑑下第十二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五十人

黃龍慧南禪師

楊岐方會禪師

翠岩可真禪師

蔣山贊元禪師

武泉山政禪師

雙峰省回禪師

大寧道寬禪師

道吾悟真禪師

蔣山保心禪師

百丈惟政禪師

香山蘊良禪師

南峰惟廣禪師

大瀉德乾禪師

靈山本言禪師

廣法源禪師

靈隱德章禪師

已上十六人見錄

太平戴休禪師

洛浦景韶禪師

天童清遂禪師

淨慈簡程禪師

藥山義銑禪師

羅漢居奉禪師

永樂悅禪師

壽寧真禪師

藏院行原禪師

烏龍應光禪師

淨慈志堅禪師

報本澄悅禪師

薦福岑禪師

普照修戒禪師

石室應禪師

資福海善禪師

大羅永寧禪師

金剛德禪師

雲際信安禪師

興化得一禪師

幕昇慶餘禪師

羅山仁徹禪師

承天了文禪師

普門洪澤禪師

菩提光用禪師

羅山惟慎禪師

法石德雅禪師

翠峰澤禪師

泗洲善集禪師

泗洲源祿禪師

古田善侍者

鹿苑素侍者

永上座禪師

提刑楊旼居士

已上二十人無錄

琅邪覺禪師法嗣二十八人

定慧超信禪師

泐潭曉月禪師

姜山方禪師

白鹿顯端禪師

琅邪智遷禪師

涼峰洞淵禪師

真如方禪師

興教坦禪師

歸宗可宣禪師

長水子璿禪師已上十人見錄

琅邪繼詮禪師

西余忠禪師

公安子和禪師

黃龍有新禪師

玉泉悟空禪師

天竺智月禪師

圓通智珂禪師

崇勝文捷禪師

証聖良禪師

九瓊仁益禪師

甘露亮禪師

玉泉務本禪師

黃鶴可慧禪師

褒禪忠禪師

褒禪用孫禪師

法海亮禪師

開聖曉嚴禪師

待制查公居士已上十八人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七目錄

見器許之及澄移居泐潭公又與俱澄使分座接納矣而南昌文悅見之每歸臥嘆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受本色鉗鎚耳會同游西山夜語及雲門法道悅曰澄公雖雲門之後然法道異耳公問所以異悅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作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玩入鍛卽流去公怒以枕投之明日悅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哉卽背去公挽之曰卽如是誰可汝意者悅曰石霜楚圓手段出諸方子欲見之不宜後也公嘿計之曰此行脚大事也悅師翠岩而使我見石霜見

之有得於悅何有哉卽日辦裝中途聞慈明不事事慢侮少輦林乃悔欲無行留萍鄉累日結伴自攸縣登衡嶽寓止福嚴老宿號賢又手者大陽明安之嗣命公掌書記泐潭法侶聞公不入石霜遣使來訊俄賢卒郡以慈明領福嚴公心喜之且欲觀其人以驗悅之言慈明旣至公望見之心容俱肅聞其論多貶剝諸方而件件數以爲邪解者皆泐潭密付肯訣氣索而歸念悅平日之語翻然改曰大丈夫心膂之間其可自爲疑碍乎趨詣慈明之室曰惠南以闇短望道未見比聞夜叅如迷行得指南之車然惟大慈更

施法施使盡餘疑慈明笑曰書記已領徒遊方名聞
麓林借有疑不以衰陋鄙棄坐而商略顧不可哉呼
侍者進榻且使坐公固辭哀懇愈切慈明曰書記學
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頓棒洞山于時應
打不應打公曰應打慈明色莊而言聞三頓棒聲便
是契棒則汝自旦及暮聞鴉鳴鵲噪鐘魚鼓板之聲
亦應劈棒劈棒何時當已哉公瞠而却慈明云吾始
疑不堪汝師今可矣即使拜公拜起慈明理前語曰
脫如汝會雲門意旨則趙州嘗言臺山婆子被我勘
破試指其可勘處公面熱汗下不知答趨出明日詣

之又遭詬罵公慙見左右卽曰政以未解求決耳罵
豈慈悲法施之式慈明笑曰是罵耶公於是默悟其
旨失聲曰泐潭果是死語獻偈曰傑出麓林是趙州
老婆勘處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以路爲
難慈明以手點沒字顧公公卽易之而心服其妙密
留月餘辭去時年三十五游方廣後洞識泉大道又
同夏泉凡聖不測而機辯逸羣拊公背曰汝脫類汾
州厚自愛明年游荊州乃與悅會於金鑾相視一笑
曰我不得友兄及谷泉安識慈明是秋北還獨入泐
潭澄公舊好盡矣自雲居游同安老宿號神立者察

公倦行役謂曰吾住山久無補宗教敢以院事累子而郡將雅知公名從立之請不得已受之泐潭遣僧來審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以成凡覺妄元虛卽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爲不懌俄聞嗣石霜泐潭法侶多棄去住歸宗火一夕而燼坐抵獄爲吏者百端求其隙公怡然引咎不以累人唯不食而已久而後釋吏之橫逆公沒齒未嘗言住黃檗結菴於溪上名曰積翠旣而退居曰吾將老焉方是時江湖閩粵之人聞其風而有在於是者相與交

武竭蹶于道唯恐其後雖優游狀飫固以爲有餘者至則憮然自失就弟子之列南州高士潘興嗣延之嘗問其故公曰父嚴則子孝今日之訓後日之範也譬諸地爾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于千仞之上吾亦與之俱困而極于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則妄盡而自釋也又曰煦之嫗之春夏之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之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得乎以佛手驢脚生緣三語問學者莫能契其旨天下叢林目爲三關脫有酬者公無可否歛目危坐人莫涯其意延之又問其故公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

有關吏從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住黃龍法席之盛追婉泐潭馬祖百丈大智熙寧二年三月十七日饌四祖惠日兩專使會罷起跏趺寢室前大眾環擁良久而化前一日說偈又七日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山之前嶂閱世六十有八坐五十夏大觀四年春勅謚普覺

楊岐禪師名方會生冷氏袁州宜春人也少警敏滑稽談劇有味及冠不喜從事筆研竄名商稅務掌課最坐不職當罰宵遁去遊筠州九峰恍然如昔經行處眷不忍去遂落髮爲大僧閱經聞法心融神會能

痛自折節依叅老宿慈明禪師住南原會輔佐之安樂勤苦及慈明遷道吾石霜會俱自請領監院事非慈明之意而衆論雜然稱善挾楮衾入典金穀時時憊語摩拂慈明諸方傳以爲當慈明飯罷必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會闕其出未遠卽撾鼓集衆慈明遽還怒數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會徐對曰汾州晚叅也何爲非規繩乎慈明無如之何今叢林三八念誦罷猶叅者此其原也慈明遷興化因辭之還九峰萍實道俗詣山請住楊岐時九峰長老勤公不知會驚曰會監寺亦能禪乎會受帖問答罷

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爲什麼如此大丈夫見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衆勘驗看有麼若無楊岐失利下座勤把住曰今日且喜得箇同參曰同參底事作麼生勤曰楊岐牽犁九峰拽耙曰正當與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勤無語會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自是名聞諸方會謂衆曰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拈拄杖云穿過釋迦老子鼻孔作麼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不洗水處道將一句來良久曰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呌斷腸聲又曰

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云拄杖子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云直得乾坤震裂山嶽搖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拍繩牀曰三十年後莫道楊岐龍頭蛇尾其提綱振領大類雲門又問來僧曰雲深路僻高駕何來對曰天無四壁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喝會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看這老和尚著忙會曰拄杖不在且坐喫茶又問來僧曰敗葉堆雲朝離何處對曰觀音曰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對曰適來相見了也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其僧無對會曰第二上座代參頭道看亦無對會曰彼此相

鈍置其驗勘鋒機又類南院慶曆六年移住潭州雲蓋山以臨濟正脉付守端

洪州翠岩可真禪師福州人也嘗叅慈明因之金鑾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第道吾真楊岐會皆推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磐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擬對之善叱曰竚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自愧悚卽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此師泣曰被善兄

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瞋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這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日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爽氣逸出機辯迅捷麓林憚之住翠岩日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同坑無異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深耕淺種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一堵墻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日斫柴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渾家送上渡頭船問利人一句請師垂示師曰

三脚蝦蟇飛上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曰
飢逢王饍餐不能問如何是道師曰出門便見曰如何是
道中人師曰擔枷過狀上堂先德道此事如爆龜文
爆卽成兆不爆成鈍爆與不爆直下便捏上藍卽不
然無固無必虛空走馬旱地行船南山起雲北山下
雨遂拈拄杖曰拄杖子變作天大將軍巡歷四天下
有守節不守節有戒行無戒行一時奏與天帝釋乃
喝一喝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卓一
下上堂舉龍牙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
金星現歸家始到頭神鼎曰學道如鑽火逢煙卽便

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頓也龍牙正
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於此復且如何諸
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家上堂臨陣抗敵不懼
生死者將軍之勇也入山不懼虎兇者獵人之勇也
入水不懼蛟龍者漁人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
拈拄杖曰這箇是拄杖子拈得把得動得三千大千
世界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得文殊自文
殊解脫自解脫叅上堂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曰
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應曰五鳳樓前又
問首山如何是道山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

壁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諸人莫有
揀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故行
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五通賢聖曰學人不曾師曰舌至梵天
師將入滅示疾甚勞苦席藁于地轉側不少休詰侍
者垂泣曰平生呵佛罵祖今何爲乃爾師熟視呵曰
汝亦作此見解邪卽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煙起遂示
寂

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大士之
裔也夙修種智隨願示生父母感祥閭里稱異三歲

出家七歲爲僧十五遊方遠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
一見曰好好著槽廠師遂作驢鳴明曰真法器耳俾
爲侍者二十年中運水搬柴不憚寒暑悉已躬親求
道後出世蘇臺天峰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場
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丞相王公
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又堅辭鼎席結廬
定林山中與師蕭散林下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
物違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
跡如空我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僧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山

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驢胎馬腹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住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剝羊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業在其中上堂這箇若是如虎戴角這箇若不是喚作甚麼良久曰餒驢餒馬珍重元祐元年師乃遷化丞相王公慟哭于塔讚師真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嘿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唯食已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瑞州武泉山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衣

成人水成田上堂黃梅席上海衆千人付法傳衣確坊行者是則紅日西昇非則月輪東上叅

南嶽雙峰省回禪師上堂南番人泛船塞北人搖舫波斯入大唐須彌山作舞是甚麼說話師元豐六年九月十七日淨髮沐浴辭衆偈曰九十二光陰分明對衆說遠洞散寒雲幽函度殘月言訖坐逝茶毘齒頂不壞上有五色異光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僧問飲光正見爲甚麼見拈花却微笑師曰忍俊不禁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睂鬚墮落師曰賊不打貧兒家問旣是一真法界爲

甚麼却有千差萬別師曰根深葉茂僧打圓相曰還
出得這箇也無師曰弄巧成拙問如何是前三三後
三三師曰數九不到九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點
茶須是百沸湯曰意旨如何師曰弊盡莫留滓有僧
造師之室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筋插火爐中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不剩師在同安日時
有僧問既是同安爲甚麼却有病僧化去師曰布施
不如還却債上堂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卷
舒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定動
靜俱顯語嘿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到這裏喚作

順水放船且道逆風舉棹誰是好手良久曰美潮須
是弄潮人喝一喝曰珍重上堂無念爲宗無住爲本
真空爲體妙有爲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真空徧法界
是妙有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用日月長明法
本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沉此土它方入
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
久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

潭州道吾悟真禪師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
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不得謫斯經故
獲罪如是上堂師子兒哮吼龍馬駒踣跳古佛鏡中

明三山孤月皎遂作舞下座上堂舉洞山道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利竿頭上煎餛飩子三箇糊糝夜簸錢老僧卽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煙戴冠碧兔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祇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諸訛在甚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丁寧損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老鼠尾上帶研槌問如何是真如體師曰夜叉屈膝眼睛黑曰如何是真如用

師曰金剛杵打鐵山摧問如何是常照師曰針鋒上須彌曰如何是寂照師曰眉毛裏海水曰如何是本來照師曰草鞋裏蹣跳僧退師曰寂照常照本來照草鞋底下常蹣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水中常渺渺問如何是佛師曰洞庭無蓋上堂山前麥熟廬陵米價鎮州蘿菔更有一般良久曰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古人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土宿領下髭鬚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恠歛然透過新羅界問僧甚麼處來曰堂中來師曰聖僧道甚麼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過在

甚麼處師曰萬里崖州師不安僧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師曰粥飯頭不了事僧無語師鳴指一下上堂普化明打暗打布袋橫撒豎撒石室行者踏碓因甚忘却下脚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釋尊光射阿難肩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孤輪衆象攢曰如何是第三玄師曰泣向枯桑淚漣漣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最好精籠照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閃電乾坤光晃耀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路夾青松老上堂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婦騎驢阿家牽師曰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

歸茅屋裏

蔣山保心禪師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順數將去曰圓後如何師曰倒數將來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黑漆露柱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曰一手吹一手拍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上堂岩頭和尚用三文錢索得箇妻祇解撈蝦捱蜆要且不解生男育女直至如今門風斷絕大衆要識齋公妻麼百丈今日不惜唇吻與你諸人注破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啣花獻師曰有

錢千里通曰見後爲甚麼不啗花師曰無錢隔壁龕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來後如何
師曰九九八十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木耳
樹頭生問一切法是佛法意旨如何師曰一重山下
一重人問上行下教未是作家背楚投吳方爲達士
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父財子用也師曰汝試用
看僧擬議師便打上堂天台普請人人知有南嶽遊
山又作麼生會則燈籠笑你不會有眼如盲
明州香山蘊良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刹
竿頭上舞三臺曰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上大人曰

如何是末後句師曰雙林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轉身
處師曰磨坊裏上堂良久呵呵大笑曰笑箇甚麼笑
它鴻鵠翀天飛鳥龜水底逐魚兒三箇老婆六隻妳
金剛背上爛如泥呵呵知不知東村陳大耆叅
蘇州南峰惟廣禪師上堂一問一答如鐘含響似谷
應聲蓋爲事不獲已且於建化門中放一線道若據
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
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咄

潭州大瀉德乾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水從山上出曰意旨如何師曰溪澗豈能留乃曰山

花似錦文殊撞著眼睛幽鳥綿蠻觀音塞却耳際諸
仁者更思量箇甚麼昨夜三更睡不著翻身捉得普
賢貶向無生國裏一覺直至天明今朝又得與諸人
相見說夢意是甚麼說話卓拄杖下座
全州靈山本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誰教汝恁
麼問曰今日起動和尚也師曰謝訪及

安吉州廣法院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磚頭瓦片間閤中取靜時如何師曰寃不可結問
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睂毛下曰便與麼會時如何師
曰瞳兒笑點頭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日月星辰曰

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地獄鑊湯問萬里無雲時如何
師曰猢猻忍餓曰乞師拯濟師曰甚麼火色問古人
拈槌舉拂意旨如何師曰白日無閑人曰如何承當
師曰如風過耳問握劍當胸時如何師曰老鴉成隊
曰正是和尚見處師曰蛇穿鼻孔僧拂袖便出師曰
大衆相逢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十字街
頭曰與麼則敗缺也師曰知你不到這田地曰到後
如何師曰家常茶飯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乾
薑附子曰與麼則不同也師曰冰片雪團上堂春雨
微微簷頭水滴聞聲不悟歸堂面壁上堂若論大道

直教杼山無開口處你諸人試開口看僧便問如何
是大道師曰擔不起曰爲甚麼擔不起師曰大道上
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卽頭角生有僧出曰頭
角生也師曰禍事曰某甲罪過師曰龍頭蛇尾伏惟
珍重師元豐八年十月十二晚忽書偈曰雪鬢霜髭
九九年半肩毳衲盡諸緣廓然笑指浮雲散玉兔流
光照大千擲筆而寂

靈隱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曆八年
九月一日 仁宗皇帝詔師於延春閣下齋宣普照
大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曰一言迥出青霄外萬

仞峰前嶮處行曰作麼生是嶮處行師便喝曰皇帝
面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明年又宣入內齋
復宣普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雷驚細草萌
芽發高山進步莫遲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
戴角披毛異來往往任縱橫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
曰出門天外迴流光影不真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
師曰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後再宣入化城殿齋
宣守賢問齋筵大啟如何報答聖君師曰空中求鳥
迹曰意旨如何師曰水內覓魚蹤師進心珠歌曰心
如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

邊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真理識心珠光耀日秘藏
深密無形質拈來掌內衆人驚二乘精進爭能測碧
眼胡須指出臨機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
地山河動岌岌師皇祐二年乞歸山林養老御批杭
州靈隱寺住持賜號明覺

琅邪覺禪師法嗣

蘇州定慧超信海印禪師桂州人僧問如何是佛法
的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枝枝
帶淚痕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那吒忿怒曰如何是
第二句師曰衲僧罔措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西天

此土上堂泥蛇咬石鼈露柱啾啾叫須彌打一棒問
老呵呵笑叅上堂若識般若卽被般若縛若不識般
若亦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問諸人如何
是般若體叅堂去上堂鶯聲聞蟬聲急入水鳥龜頭
不溼鷺鷥飛入蘆花籠雪月交輝俱不及呼

洪州泐潭曉月禪師本州章氏子僧問修多羅教如
標月指未審指箇甚麼師曰請高著眼曰曙色未分
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師曰年衰鬼弄人

越州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單著布
衫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破洞庭波曰透

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師曰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地告虛空曰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八花毯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便打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穿針嫌眼小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盡日展愁眉問如何是一塵入正爰師曰蛇啣老鼠尾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鼈咬釣魚竿曰恁麼則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堂前一盞夜明燈簾外數莖青瘦竹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不識酒望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釣魚船上贈三椎問如何是佛師曰留髭表丈夫問

奔流度刃疾燄過風未審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師曰天寒日短夜更長曰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師曰鬪髻裏面氣衝天僧召和尚師曰雞頭鳳尾曰諸方泥裏洗姜山畫將來師曰姜山今日爲客且望闍黎善傳雖然如是不得放過便打上堂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放行橫三豎四乍離乍合將長補短卽不問汝諸人飯是米做一句要且難道良久曰私事不得官酌上堂不是道得道不得諸方盡把爲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笑罵豐干這老賊

福州白鹿山顯端禪師本州周氏子僧問如何是道
師曰九州百粵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乘肥衣錦問
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持刀按劍曰爲甚麼如此師
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異類師曰鴉巢生鳳上堂摩
騰入漢肉上剗瘡僧會來吳眼中添屑達磨九年面
壁鬼魅之由二祖立雪求心翻成不肖汝等諸人到
這裏如何吐露若也道得海上橫行若道不得林間
獨臥以拄杖擊禪牀一下問如何是無相佛師曰灘
頭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有心江上住不怕浪淘
沙問凝然湛寂時如何師曰不是閹黎安身立命處

曰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
投澗聲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楞伽會上曰如何是祖
意師曰熊耳山前曰教意祖意相去幾何師曰寒松
連翠竹秋水對紅蓮

滁州琅邪山智遷禪師僧問如何是琅邪境師曰松
因有限蕭疎老花爲無情取次開曰如何是境中人
師曰髮長僧貌醜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曰眼前
三尺雪曰莫便是也無師曰腦後一枝花

泉州涼峰洞淵禪師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刀斫斧
劈曰如何是解脫師曰衫長袴短問諸聖不到處師

還知也無師曰老來無力下禪牀問離四句絕百非
時如何師曰柴門草自深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
曰松直棘曲問如何是佛師曰金沙照影曰如何是
道師曰玉女拋梭曰佛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龜毛長
一丈兎角長八尺

真州真如院方禪師叅琅邪唯看栢樹子話每入室
陳其所見不容措詞常被喝出忽一日大悟直入方
丈曰我會也琅邪曰汝作麼生會師曰夜來牀薦暖
一覺到天明琅邪可之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瓶

器有省卽出家叅琅邪機語頓契後依天衣懷禪師
時住興教擢爲第一座衣受他請欲聞州乞師繼之
時刀景純學士守宛陵衣恐刀涉外議乃於觀音前
祝曰若坦首座道眼明白堪任住持願示夢於刀學
士刀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衣凌晨辭州刀舉所夢
衣大笑刀問其故衣曰坦首座姓牛又屬牛刀就座
出帖請之師受請陞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
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師
曰雞足峰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
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

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師曰適來錯抵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在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爲僧卽出峽依琅邪一語忽投羣疑頓息琅邪可之未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恚師不爲禮据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

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領之中夜其妻夢聞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暮年記問如昔至三歲白雲端禪師抵其家始見之曰吾侄來也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蓋與相別一年方死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雲曰以何爲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逝秀州長水子瞻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誦楞嚴

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
敏曰敲空擊木木一作木尚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
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
攸往聞琅邪道重當世卽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
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琅邪憑陵答曰清淨本
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琅
邪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
殊宗爲介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顧
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
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續傳燈錄卷第七終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第七 計字八千二百三十四
該銀三兩九錢三分一厘 襄梵釋宗鏡對
崇禎乙亥孟秋般若堂識

續傳燈錄卷第八目錄

大鑑下第十二世

天衣懷禪師法嗣八十三人

慧林圓照本禪師

法雲法秀禪師

慧林覺海冲禪師

長蘆應夫禪師

佛曰智才禪師

天益重元禪師

瑞巖子鴻禪師

棲賢智遷禪師

淨衆梵言首座

三祖冲會禪師

資壽捷禪師

觀音啟禪師

天童元善禪師

長蘆體明禪師

開元智孜禪師

澄照慧慈禪師

法雨慧源禪師

崇德智澄禪師

棲隱有訐禪師

定慧雲禪師

大同旺禪師

鐵佛因禪師

報本法存禪師

開聖棲禪師

衡山惟禮禪師

顯明善孜禪師

啟霞惠安禪師

雲門靈侃禪師

太平元坦禪師

佛日文祖禪師

望仙宗禪師

五峰用機禪師

佛足庭祥禪師

明因慧贊禪師

西臺其辯禪師

開元智譚禪師

永泰智覺禪師

龍華文喜禪師

永泰自仁禪師

延恩法安禪師

侍郎楊傑居士

已上四十人見錄

慈雲慶瑞禪師

靈岩洞偕禪師

桐城詮禪師

淨慧可證禪師

寶林光寂禪師

感慈道賓禪師

泗洲宗尚禪師

白塔晦禪師

報恩和禪師

偃峰簡諸禪師

道吾元泰禪師

無爲楚仙禪師

報恩應譚禪師

龍門宗賁禪師

顯親順宗禪師

長耳相禪師

薦福惠洪禪師

延福恩禪師

景德普俊禪師

薦福明因禪師

開化惠圓禪師

萬壽和禪師

定法本和尚

長蘆鑑禪師

墨山有琦禪師

上藍文達禪師

法海來山禪師

同慶智珣禪師

上方真禪師

無錫應譚禪師

寶林种禪師

報恩如寶禪師

芙蓉賁禪師

白雲有禪師

法雨慧溪禪師

淨衆擇言禪師

靈泉和尚

茶亭能和尚

永泰和尚

泗洲惠洪禪師

崇化珣禪師

全詠和尚
已上四十
二人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八目錄

續傳燈錄卷第八

崇山真願

全福味尚

永泰味尚

師代惠真願

泉泉味尚

普寧味尚

永清真願

普寧對言真願

芙蓉真願

白雲真願

續傳燈錄卷第八

大鑑下第十二世

天衣懷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體貌龐碩所事淳厚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出家中侍十載剃髮受具又三年禮辭游方至池陽謁振宗宗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卽心卽

佛時如何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圭命師開法瑞光法席曰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皇帝下詔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召師爲慧林第一祖旣至上遣使問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爲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坐師卽跣跣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師卽舉盞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陛下

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卽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艣棹船子下揚州旣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爲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岩其嗣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曰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愼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

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大似不齋來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峯峩峩放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卽是放下卽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牀下座上堂看

看爍爍瑞光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刹土皆於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叅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氣趯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師全身塔于蘇之靈巖

東京法雲寺法秀圓通禪師秦州隴城辛氏子母夢老僧託宿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老僧與應乾寺魯

和尚者善嘗欲從魯游方魯老之旣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場嶺下魯後聞其所俄有兒生卽往觀焉兒爲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從魯姓十九試經圓具勵志講肄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因聞無爲軍鐵佛寺懷禪師法席之盛徑往叅謁懷問曰座主講甚麼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爲宗師曰法界爲宗曰法界以何爲宗師曰以心爲宗曰心以何爲宗師無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僧舉白兆叅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師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懷曰汝真法器吾宗

異日在汝行矣初住龍舒四面後詔居長蘆法雲爲鼻祖神宗皇帝上仙宣就神御前說法賜圓通號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理如何師曰赤土捺牛妳曰謝師答話師曰你話頭道甚麼僧擬議師便喝問陽春二三月萬物盡生芽未審道芽還增長也無師曰自家看取曰莫便是指示處麼師曰芭蕉高多少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師曰這箇是白公底你底作麼生曰且待別時師曰看你道不出上堂看風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衆流未免依前滲漏量才補職寧越短長買帽相頭難得

恰好直饒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辯南北不分有甚麼用處任是純鋼打就生鐵鑄成也須額頭汗出總不恁麼如何商量良久曰赤心片片誰知得笑殺黃梅石女兒上堂山僧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喫椀茶湯亦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秤鎚硬似鐵上堂秋雲秋水青山滿目這裏明得千足萬足其或未然道士倒騎牛叅上堂寒雨細朔風高吹沙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有且道風作何色若識得去許你具眼若也不識莫恠相瞞參上堂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

麻纏紙裹還會麼笑我者多哂我者少上堂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未爲分外祗如半偈亡軀一句投火又圖箇甚麼良久曰彼彼住山人何須更說破師示疾謂衆曰老僧六處住持有煩知事首座大衆今來四大不堅火風將散各宜以道自安無違吾囑遂曰來時無物去時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師良久監寺惠當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師曰珍重珍重言訖而逝

東京相國慧林院若中覺海禪師江寧府鍾氏子上堂碧落靜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如練清風來不

歌林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諸仁者適來道箇清風
明月猶是建化門中事作麼生是道人分上事良久
曰閒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上堂無邊義
海咸歸顧盼之中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內你諸人
築著磕著因甚麼却不知良久曰莫恠山僧太多事
光陰如箭急相催珍重

真州長蘆應夫廣照禪師滁州蔣氏子僧問古者道
如來禪卽許老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未審如來禪
與祖師禪是同是別師曰一箭過新羅僧擬議師便
喝問識得衣中寶時如何師曰你試拈出看僧展一

手師曰不用指東畫西寶在甚麼處曰爭奈學人用
得師曰你試用看僧拂坐具一下師曰衆人笑你上
堂召衆曰江山繞檻宛如水墨屏風殿閣凌空麗若
神仙洞府森羅萬象海印交參一道神光更無遮障
諸人還會麼良久曰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叅上
堂顧大衆曰這箇爲甚麼擁不聚撥不散風吹不入
水灑不著火燒不得刀斫不斷是箇甚麼衆中莫有
釘觜錢舌底衲僧試爲山僧定當看還有麼良久曰
若無山僧今日失利久立

臨安府佛日智才禪師台州金氏子僧問如何是道

師曰水冷生水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論師鳴指一下問東西密相付爲甚麼衆人皆知師曰春無三日晴曰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曰學人到這裏却不會師曰賊身已露上堂城裏喧繁空山寂靜然雖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來風不涼而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旣身無二用爲甚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珍重上堂風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叢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

溫冷塞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翻得轉也是平地骨堆秦上堂嚴風刮地大野清寒萬里草離衰千山樹黯黯蒼鷹得勢俊鶻橫飛頗稱衲僧鉢囊高挂獨步遐方似猛將出荒郊臨機須扣敵今日還有麼良久曰匣中寶劍袖裏金鎚幸遇太平挂向壁上秦上堂諸禪德還知麼山僧生身父母一時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槌育曰蒼天蒼天復顧大衆良久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肝便下座上堂舉栢樹子話師曰趙洞庭栢說與禪客黑漆屏風松羅亮隔僧問如何是無爲師曰山前雪半消曰請

師方便師曰水聲轉鳴咽

北京天鉢寺重元文慧禪師青州千乘孫氏子母夢於佛前吞一金果後乃誕師相儀殊特迥異羣童十七出家冠歲圓具初遊講肆頗達宗教嘗宴坐古室忽聞空中有告師學上乘者無滯於此驚駭出視杳無人迹翌日客至出寒山集師一覽之卽慕叅玄至天衣法席遇衆請益豁然大悟衣印可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出世後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入籠入檻僧拊掌師曰跳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師曰了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上堂冬不受寒夏不受

熱身上衣口中食應時應節卽非天然自然盡是人膏血諸禪德山僧恁麼說話爲是世法爲是佛法若也擇得分明萬兩黃金亦消得喝一喝上堂福勝一片地行也任你行住也任你住步步踏著始知落處若未然者直須退步脚下看取咄上堂古今天地萬象森然歲歲秋收冬藏人人道我總會還端的也無直饒端的比他難足峰前是甚麼閑事良久曰今朝十月初旬天寒不得普請叅師四易名藍繙白仰重示寂正盛暑中清風透室異香馥郁茶毗煙焰到處獲舍利五色大師文公彥博以上賜白琉璃瓶貯

之籍以錦褥躬葬于塔居士何震所獲額骨齒牙舍利別翔浮圖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本郡吳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開眼覷不見問法爾不爾如何指南師曰話墮也曰乞師指示師呵呵大笑上堂一不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等量大洋海裏泛鉢船須彌頂上翻鯨浪臨濟縮却舌頭德山閣却拄杖千古萬古獨巍巍留與人間作榜樣

廬山棲賢智遷禪師杭州高氏子僧問一問一答盡是建化門庭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

是向上事師曰雲從龍風從虎曰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則長威靈師曰興雲致雨又作麼生僧便喝師曰莫更有在僧擬議師咄曰念話杜家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折東籬補西壁曰恁麼則今日齋晏師曰退後著上堂聞佛法二字早是污我耳目諸人未跨法堂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山僧今日也是爲衆竭力珍重上堂是甚麼物得恁頑頑嚙嚙眊眊現現拊掌呵呵大笑曰今朝巴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久立

越州淨衆梵言首座示衆南陽國師道說法有所得

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師曰國師恁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故說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師子吼麼咄

舒州山谷三祖冲會圓智禪師臨安府人也初開堂日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百雜碎曰恁麼則褒禪一會不異靈山師曰將糞箕帚帶來問師登寶座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未審將何爲人師曰千鈞之弩曰大衆承恩師曰量才補職問理雖頓悟事假漸除除卽不問如何是頓悟底道理師曰言中有響曰便恁麼又且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生也猶

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譬如閑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天堂師曰太遠在曰如何是地獄師曰放你不得曰天堂地獄相去多少師曰七零八落問白雲綻處樓閣門開善財爲甚麼從外而入師曰開眼卽瞎曰未審落在甚麼處師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寸步千里

泉州資壽院捷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鐵牛生石卵曰如何是接人句師曰三門前合掌曰如何是大用句師曰腦門著地曰如何是無事句師曰

橫眠大道曰如何是奇特句師曰的

洪州觀音啟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松
長栢短曰意旨如何師曰葉落歸根

越州天章元善禪師僧問大無外小無內旣無內外
畢竟是甚麼物師曰開口見膽曰學人未曉師曰苦
中苦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師打曰教休不肯休須
待雨淋頭問如何是最初句師曰末後問將來曰爲
甚如此師曰先行不到曰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秦皇
擊缶上堂君問西來意馬師踏水潦若認一毫頭何
曾知起倒刼火纔洞然愚夫覓乾草寧知明眼人爲

君長懊惱頻呻

真州長蘆體明圓鑑禪師上堂顧視左邊曰師子之
狀豈免頻申顧右邊曰象王之儀寧忘回顧取此逃
彼上士奚堪識變知幾野狐窠窟到這裏須知有凡
聖不歷處古今不到處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良久曰
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來

汀州開元智孜禪師上堂衲僧家向針眼裏藏身稍
寬大海中走馬甚窄將軍不上便橋勇士徒勞挂甲
晝行三千夜行八百卽不問不動步一句作麼生道
若也道得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祇在目前若道不得

直須撩起布裘緊峭草鞋忝上堂寒空落落大地漫漫雲生洞口水出高原若也把定則十方世界恍然若也放行則東西南北坦然茫茫宇宙人無數一箇箇鼻孔遼天且問諸人把定卽是放行卽是還有人斷得麼若無人斷得三門外有兩箇大漢一箇張眉握劍一箇努目揮拳忝

平江府澄照慧慈禪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爲甚麼天高地闊師曰窄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山僧說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麼昨日雨今日晴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梁王不識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達磨渡江

秀州崇德智澄禪師上堂覲面相呈更無餘事若也如此豈不俊哉山僧蓋不得已曲爲諸人若向衲僧面前一點也著不得諸禪德且道衲僧面前說箇甚麼卽得良久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箇風泉州棲隱有評禪師僧問如何是平常道師曰和尚合掌道士擎拳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著衣喫飯曰別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卽是師曰齋餘更請一甌茶

撰述

約作火金卷八

平江府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見之不取曰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

建寧府乾符大同院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入市烏龜曰意旨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

無爲軍鐵佛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尋寒木自爲鄰三事秋雲更誰識曰和尚家風蒙指示爲人消息又如何師曰新月有圓夜人心無滿時安吉州報本法存禪師錢塘陸氏子僧問無味之談塞斷人口作麼生是塞斷人口底句師便打僧曰恁

麼則一句流通天人聳耳師曰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曰專爲流通師曰一任亂道在天衣受請上堂曰吳江聖壽見召住持進退不遑且隨緣分此皆堂頭和尚提耳訓育終始獎諭若據今日正令當行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見父慈

和州開聖院棲禪師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人天普會莫有久歷覺場罷叅禪客出來相見時有僧出師曰作家作家僧曰莫著忙師曰元來不是作家僧提起坐具曰看看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師曰祇今作麼

生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問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學人上來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爲你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曰蘇廬蘇廬問如何是道師曰放汝三十棒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殺人可恕無禮難容上堂拈拄杖曰大衆急著眼看須彌山畫一畫百雜碎南贍部洲打一棒東傾西側不免且收在開聖手中教伊出氣不得卓一下

福州衡山惟禮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明三賢罔測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橫按鎧鉤佛尚

不存纖塵何立直教須彌粉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麼良久曰鹽貴米賤臨安府北山顯明善孜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九年空面壁憊羅又西歸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美食不中飽人餐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燈籠挂露柱曰甚麼人得聞師曰牆壁有耳

明州啟霞惠安禪師僧問諸佛出世蓋爲羣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爲闍梨曰恁麼則潭深波浪靜學廣語聲低師曰棒上不成龍

越州雲門靈侃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

佛殿裏燒香曰學人不曾師曰三門頭合掌上堂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現前今古兩忘聖凡路絕到這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沒往還人間天上大衆雖然如是忽被人把住問你道拄杖子向甚麼處著又如何祇對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衆無對乃拍禪床下座天台太平元坦禪師上堂是法無宗隨緣建立聲色動靜不昧見聞舉用千差如鐘待扣於此薦得且隨時著衣弊飯若是德山臨濟更須打草鞋行脚叅臨安府佛日文祖禪師僧問峭峻之機請師垂示師

曰十字街頭八字立曰祇如大洋海底行船須彌山上走馬又作麼生師曰烏龜向火曰恁麼則能騎虎頭善把虎尾師以拄杖點一下曰禮拜著

沂州望仙山宗禪師僧問四時八節卽不問平常一句事如何師曰禾山打鼓曰莫是學人著力處也無師曰歸宗拽石僧無語師曰真箇衲僧上堂南台烏藥北海天麻新羅附子辰錦朱砂良久曰大衆會麼久立上堂你等諸人還肯放下麼若不放下且擔取去便下座

瑞州五峰淨覺院用機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

字街頭踏不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且緩緩上堂清平過水投子賣油一年三百六十日不須頻向數中求以拂擊禪牀下座

無爲軍佛足處祥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瑠璃殿裏隱寒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活卓卓地問一色無變異喚作露地白牛還端的也無師曰頭角生也曰頭角未生時如何師曰不要犯人苗稼

平江府明因慧贊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恁麼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飲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蟲蝕木設使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

信手拈來也是殘羹餽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墮在空亡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麼雨後始知山色翠事難方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上堂舉臨濟無位真人語乃召大衆曰臨濟老漢尋常一條脊梁硬似鐵及乎到這裏大似日中迷路眼見空花直饒道無位真人是乾屎橛正是泥龜曳尾其僧祇知季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據當時合著得甚麼語塞斷天下人舌頭西臺祇恁麼休去又乃眼不見爲淨不免出一隻手狼籍去也臨濟一擔西臺一堆一擔一堆分付阿誰

從教撒回諸方去笑殺當年老古錐

汀州開元智譚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私句師曰
片月流輝光含萬象云謝師指示師曰指示箇什麼
云爭奈言猶在耳師曰是什麼言云片月流輝光含
萬象師曰學語之流問如何是道師曰亘古亘今云
目前無異路達者共同途師曰汝作麼生會云踏著
秤鎚硬似鉄師曰猶較些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春寒秋熱云學人不會師曰秋熱春寒問如何是
古佛家風師曰贊嘆不及云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風
吹不入云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鼻孔大頭向下乃曰

物我冥契顯露真機法法靈通心心獨耀卷舒自在
隱顯無拘有時閒爾無踪有時廓周沙界般若光中
悉皆應現塵塵既爾念念皆如說什麼目連鶩子具
大神通到這裏作麼生摸索

處州縉雲縣永泰智覺禪師僧問少林一去無消息
今日殷勤爲舉揚師曰月華自照三千界雲水空隨
十萬程云九年面壁當爲何事師曰還提隻履自西
歸乃曰金風浙瀝玉露淒清菊解香苞稻懸嘉穗時
清道泰野老謳謠處處登高人人歡樂諸禪德祇如
林間衲子豈不知時若也燕默忘形昧他光景翠微

深處不逐四時一炷旃檀無思不報拍禪牀下座

杭州龍華文喜禪師初住陸蓮菴僧問如何是陸蓮境師曰一徑階前草數株霜後松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擘開凡聖路踏破盡門來云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一條柳栗杖萬里作風威乃曰諸仁者且道答伊境不答伊境若道答伊境山僧眼在什麼處若道不答伊境又道一徑階前草數株霜後松還相委悉麼良久曰時時明祖意日日起清風珍重

處州永泰自仁禪師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大難看守云看守卽易未審作何用師曰用得卽用云

學人借用得也無師曰直饒用得也祇是別人底乃曰松風凜凜敗葉紛紛岸柳衰殘猿啼遠岫若也善觀時節方與諸聖相隣未出得衲僧活計諸仁者當此之際正好橫擔拄杖高挂鉢囊到處撞開方丈門且與老胡相見若也一言不契坐具拂開便行豈不快哉山僧自行脚已來未嘗逢著一箇半箇何故如此良久曰土曠人稀相逢者少珍重又曰金風乍扇松竹交陰水月分明衲僧罔措還會麼若有人會得出來通箇消息山僧與你證據良久曰布袋裏錐子不出頭者是好手下座

洪州延恩法安禪師姓許氏臨川人少事承天沙門
慕閑出家年二十以通經得度遊方謁雪竇顯禪師
顯歿依天衣懷禪師衆推其知見又遍歷諸家耆宿
指目爲飽參歸臨川見黃山如意院敗屋破垣無以
蔽風雨師求居之十年殿閣如化成乃棄去下江漢
航二淞上天台沂淮汶而還所至接物利生未嘗失
言亦未嘗失人白首懷道翩然無侶倚杖於南昌上
藍又住武寧之延恩寺寺初以父子傳貧不能守易
以爲十方草屋數楹敗床破簣師安樂之縣令糾豪
右謀爲一新師笑曰檀法本以度人今非其發心而

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也棲止十年而麓林成僧
至如歸師與法雲秀爲昆弟且相得秀所居裝嚴妙
天下說法如雲雨其力量可以爲弟兄接羽翼而天
飛也嘗以書招師師讀之一笑而已或問其故師曰
吾始見秀有英氣謂可以語道乃今而後知其癡癡
人正不可與語也問者曰何哉師曰比丘法當一鉢
行四方秀旣不能爾又於八達衢頭架大屋從人乞
飯以養數百閑漢非癡乎師每謂人曰萬事隨緣是
安樂法元豐甲子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聚火之
以院事付一僧八月旦示滅閱世六十有一坐四十

撰述

續傳燈錄卷第八

八

有一夏

禮部楊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爲歷叅諸名宿晚從天
衣游衣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
日雞一鳴睹日如盤涌忽大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
不嫁之偈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
無生話書以寄衣衣稱善後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
師相別幾年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叅禪來蓉曰不
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游山水百無所能也蓉曰
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公有辭世偈曰無一可
戀無一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

樂

續傳燈錄卷第八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第八

計字七千九百六十三

該銀三兩五錢八分三厘

裏楚釋宗鏡對

崇禎乙亥孟秋般若堂識

撰述

續傳燈錄卷第九

續傳燈錄卷第九目錄

大鑑下第十二世

大愚芝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雲峰文悅禪師

瑞光月禪師

洞山子圓禪師

已上三
人見錄

開福守義禪師

興陽啟舟禪師

興陽啟珊禪師

大禹簡南禪師

法輪聰禪師

雲頂繼蘭禪師

承天應禪師

龍王師進禪師

承天守勤禪師

圭峰光應禪師

已上十
人無錄

石霜永禪師法嗣八人

福嚴保宗禪師

大陽如漢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勝業智增禪師

保寧承泰禪師

大光玉圓禪師

石霜皓詮禪師

興國慧秀禪師

圓通文溥禪師

已上六人無錄

浮山遠禪師法嗣一十九人

淨因道臻禪師

興化仁岳禪師

玉泉謂芳禪師

定林慧琛禪師

本覺若珠禪師

華嚴普孜禪師

清隱惟湜禪師

衡嶽奉能禪師

已上八人見錄

歸宗普安禪師

白馬景雲禪師

甘露慶餘禪師

歸宗鴻式禪師

浮山洪連禪師

甘露法眼禪師

西禪繼圖禪師

東禪仁照禪師

太平賢禪師

萬杉浩脩禪師

溪山曉雲禪師

已上十一人無錄

寶應昭禪師法嗣二人

琅邪方銳禪師

興陽希隱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石門進禪師法嗣一人

瑞巖智才禪師

見錄

金山穎禪師法嗣二十人

廣教繼真禪師

普慈崇珍禪師

瑞竹仲和禪師

金山懷賢禪師

石佛顯忠禪師

淨住居說禪師

西余拱辰禪師

般若善端禪師

節使李端愿居士

已上九人見錄

承天了素禪師

南禪自聰禪師

上方希元禪師

隱靜慧觀禪師

法性紹明禪師

烏崖了暹禪師

五峰仲熙禪師

雪竇詮禪師

瑞竹惟悟禪師

法性用彰禪師

因勝如道禪師

已上十一人無錄

洞庭月禪師法嗣三人

薦福亮禪師

見錄

瑞光嵩禪師

承天世珍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仗錫已禪師法嗣二人

黃巖保軒禪師

一人見錄

靈岩志禪師

一人無錄

龍華岳禪師法嗣二人

西余淨端禪師

一人見錄

翠岩顯儔禪師

一人無錄

法華舉禪師法嗣六人

和名金考

永慶文禪師

海會文禪師

興化規禪師

龍潭顥禪師

覺華康禪師

海會海禪師

已上六人無錄

天聖泰禪師法嗣六人

常熟栗珍禪師

西余寶實禪師

常熟令然禪師

福嚴處成禪師

中禪顯玉禪師

太州知文和尚

已上六人無錄

太子院一禪師法嗣一人

太子同廣禪師

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九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九

大鑑下第十二世

大愚芝禪師法嗣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聞示衆曰大家相聚弊莖蟄若喚作一莖蟄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趣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飢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

方丈巖曰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箍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卽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草賊大敗僧禮拜師噓一聲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垂手過膝曰如何是第二

句師曰萬里崖州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糞箕掃帚問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師曰猢猻倒上樹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皮裹骨問不涉廉纖請師速道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柴場荻草上堂語不離窠道焉能出蓋纏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汝等諸人到這裏憑何話會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在翠巖放行則隨機利物把住則瓦解冰消且道把住好放行好良久曰咄這野狐

精擊禪牀下座上堂汝等諸人與麼上來大似刺腦入膝盆與麼下去也是平地弊交直饒不來不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爲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爲佛事翠巖這裏祇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到如一不到三十拄杖諸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爲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爲體祇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違本情忘知心體合諸

禪德會麼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燈籠鬪額若也不會單重交折上堂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雖如是一手不獨拍衆中莫有作家禪客本分衲僧出來共相唱和有麼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依希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便下座上堂天明平坦萬事成辦北俱盧洲長粳米飯下座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你等諸人橫擔拄杖向甚麼處行腳良久曰東勝身洲持鉢西瞿耶尼弊飯上堂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曰烏龜鑽破壁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

昧衲僧道會也山是山水是水飢來弊飯困來打睡
忽然須彌山蹕跳入你鼻孔裏摩竭魚穿你眼睛中
作麼生商量良久曰叅堂去上堂一刀兩段未稱宗
師就下平高固非作者翠巖到這裏口似匾擔你等
諸人作麼生商量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
來正法輪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卽山河大地並無過
咎諸上座終日著衣弊飯未曾咬著一粒米未曾挂
著一縷絲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然雖
如是著衣弊飯卽不無衲僧門下汗臭氣也未夢見
在上堂普賢行文殊智補陀巖上清風起瞎驢趁隊

過新羅吉獠舌頭三千里上堂拈起拄杖曰掌鉢盂
向香積世界爲甚麼出身無路挑日月於拄杖頭上
爲甚麼有眼如盲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無纖芥
可留猶是交爭底法作麼生是不交爭底法卓拄杖
下座上堂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
獨露無私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堪嗟楚下鍾離昧
抹音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教中道種種取捨皆是
輪回未出輪回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卽同流轉若免
輪回無有是處你等諸人到這裏且作麼生辨圓覺
良久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以拂擊

禪牀上堂古人道山河石壁不礙眼光師曰作麼生是眼拈拄杖打禪床一下曰須彌山百雜碎卽不問你且道婆竭羅龍王年多少俗士問如何是佛師曰著衣弊飯量家道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叉手當胸去也師曰醉後添杯不如無小叅舉百丈歲夜示衆曰你這一隊後生經律論固是不知入衆叅禪禪又不會臘月三十日且作麼生折合去師曰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遙人心澹泊看却今時叢林更是不得所在之處或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祇以飯食豐濃寮舍穩便爲旺化中間孜孜爲道者無一人設有十箇五

箇走上走下半青半黃會卽總道我會各自謂握靈蛇之珠孰肯知非及乎挨拶鞭逼將來直是萬中無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衆來便自端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柴不搬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意爭奈三塗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錢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也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供養上座未爲分外若也未是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戴角牽犁拽耙償他始得

不見祖師道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
事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
眼光落地縑田無一簣之功錢圍陷百刑之痛莫言
不道珍重

蘇州瑞光月禪師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師曰月
落三更穿市過

瑞州洞山子圓禪師上堂有僧出拋下坐具師曰一
釣便上僧提起坐具師曰弄巧成拙僧曰自古無生
曲須是遇知音師曰波斯入唐土僧大笑歸衆
石霜永禪師法嗣

南嶽福嚴保宗禪師上堂世尊周行七步舉足全垂
目顧四方觸途成滯金襴授去殃及兒孫玉偈傳來
挂人唇吻風旛悟性未離色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
祖師九年面壁不見纖毫盧公六代傳衣圖他小利
江西一喝不解慎初德嶠全施未知護未南山鼉鼻
謾指踪由北院枯松徒彰風彩雲門顧鑒落二落三
臨濟全提錯七錯八若說君臣五位直如紙馬過江
更推賓主交參恰似泥人澡洗獨超象外且非捉兔
之鷹混迹塵中未是咬猪之狗何異跳坑墮壑正是
避溺投罟如斯之解正在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

豈不見陶潛俗子尚自覩事見機而今祖室子孫不可皮下無血喝一喝

郢州大陽如漢禪師僧問如何是敲磬底句師曰檻外竹搖風驚起幽人睡曰觀音門大啟也師曰師子咬人乃曰聞聲悟道失却觀音眼睛見色明心昧了文殊巴鼻一出入半開半合泥牛昨夜遊滄海直至如今不見回咄

浮山遠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淨照道臻禪師福州古田戴氏子也父夢偉然黃冠裳者導從至舍母遂妊又夢天樂黃幡梵

唄引厖眉碧眼一僧至卽誕師幼不如輩十四歲投上生院出家持頭陀行十九爲大僧閱大小經論置不讀曰此方便說耳卽持一盞走江淮所叅知識甚多而得旨於浮山江州承天虛席欲致師非師所欲乃遊丹陽寓止因聖寺一日行江上顧舟嘿計曰當隨所往信吾緣也問舟師曰載我船尾可乎舟師笑曰師欲何之我入汴船也師因曰吾偶欲遊京師遂載之而北謁淨因大覺璉禪師璉使首衆於坐下及璉歸吳衆請以師嗣焉開法之日英宗遣中使降香賜紫方袍覺照師號京師都會好惡萬端貴人達官

盈門而師一目之萬口一辭咸以爲本色道人莫不加敬積數年元豐三年春慈聖光獻上僊神宗詔至慶壽宮說法僧問慈聖僊游定歸何所師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大悅詔設高廣坐恣人問答左右上下得未曾有懽聲動宮殿賜與甚厚又語執政道臻素有德行可擇一美號進呈乃賜號淨照禪師京城創諸禪刹闢相國寺爲慧林智海二禪寺其命主僧必使師擇之宿老皆從風而靡高麗使三僧來就學師隨根開導皆契宗旨師爲人渠渠靜退似不能言性慈祥純謹奉身至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無

所嗜好嘗雪方丈之西壁請文與可掃墨竹謂人曰吾使遊人見之心自清涼此君蓋替我說法也所居都城西隅衲子四十餘輩頽然不出戶三十年如一日元祐八年八月十七日忽語門弟子淨圓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浴更衣說偈已踟躕而化閱世八十坐六十一夏黃魯直嘗題其像曰老虎無齒臥龍不吟千林月黑六合雲陰遠山作睂紅杏腮嫁與春風不用媒老婆三五少年日也解東塗西抹來可想見其高致也師初出世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錢使錢無錢守貧僧云月華嬌子臨濟兒

孫師曰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淨因境師曰法廣殿
牌仁宗親寫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六代祖師天
下聞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萬家烟火外一枕水雲
間問如何是佛師曰朝粧香暮換火問如何是觀音
妙智力師曰河南犬吠河北驢鳴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拄杖橫擔不到肩僧云謝師答話師曰錯
認定盤星乃曰一問一答無有盡時古人喚作無盡
藏海亦呼爲方便門於衲僧面前遠矣何故權柄在
手縱奪自由坐斷毘盧壁立千仞善財樓閣孰肯閑
游華藏琅函豈能看取丈夫猛利本合如然過後思

量成第二月除茲投機徇器止宿草菴就下平高曲
成萬物周流無滯觸處皆通苟不盡毫毛自取其咎
如斯談說笑殺衲僧且道誰是解笑者良久曰看取
便下座又示衆拈拄杖曰柳栗木杖子善能談佛祖
聾人旣得聞啞人亦解語指白石爲玉點黃金爲土
便恁麼會去他家未相許不相許莫莽鹵南街打鼓
北街舞卓一下

廬州興化仁岳禪師南泉人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臨濟問黃檗曰學人不會師曰三回喫棒來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曲衆禪牀曰客來如何祇

待師曰拄杖子問一大藏教盡是名言離此名言如何指示師曰癩馬揩枯柳曰學人不曾師曰駱駝好喫鹽曰畢竟如何師曰鉄鞭指處馬空嘶

荆門軍玉泉謂芳禪師蜀人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拈起拄杖僧曰學人不曾師曰兩手分付僧擬議師便打

宿州定林惠琛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祇在目前僧曰爲甚麼不見師曰瞎

秀州本覺若珠禪師福州卓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舉起拳僧曰學人不曾師曰拳頭也不識上堂說佛

說祖埋沒宗乘舉古談今淹留衲子撥開上路誰敢當頭齊立下風不勞拈出無星秤子如何辯得斤兩若也辯得須彌祇重半銖若辯不得拘折秤衡向日本國與諸人相見

東京華嚴普孜禪師建州建陽謝氏子也幼習儒業舉進士有聲後看佛經至識自心源夙根啟發遂投太平興國西律院僧可崇出家得度具戒遊方叅道請龍舒浮山圓鑑禪師法席入室扣請心融神會舒人請居甘露太平二剎道譽大播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僧云如何是賓中主師曰侯門

似海深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寰中天子勅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塞外將軍令師曰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辨主飲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雁撲地高飛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溪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影響異流切須子細良久曰若是陶淵明攢眉却歸去師後退居淨因德望頗重元豐五年都人請居華嚴益振宗風京城內外翕然歸向八年四月十日詔入禁中說法既歸無疾進止如常十四日忽鳴鼓陞坐辭衆而逝師爲人清秀傑出

唱臨濟下三玄九帶造曹洞五位十玄皆妙得其家風要旨學既該博故湊泊者望其津涯而已師初得法時年尚少久爲浮山侍者時青華嚴已有省發矣而浮山知其未徹令師激之師奉教方便啟發青遂契證後續洞下宗語在青傳

南康軍清隱院惟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斜街曲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百藝百窮

潭州衡嶽寺奉能禪師上堂宗風纔舉萬里雲收法令若行千峰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天大海波中紅塵滿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當年不能退已讓人遂

使春糠答志斷臂酌心何似衡嶽這裏山畚粟米飯
一桶沒鹽羹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南頭買貴
北頭賣賤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龍樹馬鳴吞聲
飲氣目連鷲子且不能爲爲甚如此諦觀法王法法
王法如是

寶應昭禪師法嗣

滁州琅邪方銳禪師上堂造物無生物之心而物物
自成雨露非潤物之意而靈苗自榮所以藥劑不食
而病自損良師不親而心自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
緣得到這裏方許你進步琅邪與你別作箇相見還

有麼若無不可墜良爲賤

郢州興陽山希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懸崖撒手底句
師曰明月照幽谷曰如何是絕後再蘇底句師曰白
雲生太虛曰恁麼則樵夫出林丘處處討春色師曰
是人道得上堂了見不見見了未了路上行人林間
宿鳥月裏塔高十二層天外星躔五百杪要會麼手
執夜明苾芻知天曉叅

石門進禪師法嗣

明州瑞巖智才禪師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
好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隨曰如何是函蓋乾

坤句師曰合曰三句蒙師指如何辨古今師曰向後不得錯舉上堂天平等故常覆地平等故常載日月平等故四時常明涅槃平等故聖凡不二人心平等故高低無諍拈拄杖卓一下曰諸禪者這拄杖子晝夜爲諸人說平等法門還聞麼若聞去敢保諸人行脚事畢若言不聞亦許諸人頂門眼正何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良久笑曰向下文長

金山穎禪師法嗣

宣州廣教文鑑繼真禪師初叅達觀遂問曰某甲自

講說外究尋諸佛所說廣大如何得見邊際去觀云尋常憑何講說師曰依教解義觀云依教解義三世佛冤師曰離教一字如同魔說觀云不問子教義解說者何人師曰但見動靜語言不可觀其形相觀云祇此無形相便是廣大若悟此心便見邊際師自此有省住廣教上堂曰夫欲爲宗師須了明暗句半夜裏貼眼渾成空路布多事釋迦文生時強四顧點眉獨稱尊又周行七步明復阿誰知暗使何人悟自後百千年屈指河沙數一盲引衆盲盲盲相扶舉他日見聞老努目空相覷是時休咄道饒湯無冷處休空

腹高心但高盤轉飭寄語後世人莫被徐六悞

潤州普慈院崇珍禪師僧問如何是普慈境師曰出門便見鶴林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入門便見珍長老

太平州瑞竹仲和禪師僧問得座披衣人盡委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但知冰是水曰更有事也無師曰休問水成冰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師曰這僧從潮中來

潤州金山懷賢圓通禪師僧問師揚宗旨得法何人師拈起拂子僧曰鐵甕城頭曾印證碧溪崖畔祖燈

輝師拂一拂曰聽事不真喚鍾作甕

越州石佛寺顯忠祖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熱鑊上猢猻曰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添香換水點燈掃地曰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繫馬柱曰有甚麼交涉師曰縛殺這漢問會殺佛祖底始是作家如何是殺佛祖底劍師曰不斬死漢曰如何是和尚劍師曰令不重行問如何是相生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想生師曰兔子望月曰如何是流注生師曰無間斷曰如何是色空師曰五彩屏風上堂咄咄海底魚龍盡枯竭三脚蝦蟇飛上天脫殼烏龜

火中活上堂點時不到皂白未分到時不點和泥合水露柱踣跳入燈籠裏卽且從他汝睂毛因甚麼却拖在脚跟下直饒於此明得也是猢猻戴席帽於此未明何異曲蟾穿靴然雖如此笑我者多哂我者少杭州淨住院居說真淨禪師叅達觀遂問曰某甲經論粗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旣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綱提綱正綱了禪見經師曰爲某甲說禪看觀曰向下文長師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搦手師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

灰而今潦倒逢知己李白元來是秀才

安吉州西余山拱辰禪師上堂靈雲見華眼中著翳玄沙感指體上遭迤不如且恁麼過時自然身心安樂上堂理因事有心逐境生事境俱忘千山萬水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曰且莫剗肉成瘡師有祖源通要三十卷行于世

蘇州崑山般若寺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有滅盡是常儀無生無滅時如何師曰崑崙著靴空中立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石女簪花火裏眠曰大衆證明師曰更看泥牛闢入海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薦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處之朝夕咨叅至忘寢食觀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奈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搯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觀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所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

某已知之觀曰生從何來公罔措觀起拈其臂曰祇在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曰會得也觀曰作麼生會公曰祇知食程不覺蹉路觀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旣而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洞庭月禪師法嗣

蘇州薦福亮禪師僧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師曰大眾總見汝恁麼問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曰罕逢穿耳客

仗錫已禪師法嗣

台州黃巖保軒禪師僧問不欲無言略憑施設時如何師曰知而故犯僧禮拜師便打

龍華嶽禪師法嗣

安吉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本郡人也姓丘氏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綵爲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丞相章公墓其道躬請開法吳山化風盛播開堂日僧官宣疏至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香祝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

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上堂二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花開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意禪家流祇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長連牀上伸脚睡咄師到華亭衆請上堂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斗便下座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怕曰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師曰山僧不曾見恁麼差異畜生

續傳燈錄卷第九終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第九 計字六千九百五十
該銀三兩一錢二分 裏楚釋宗鏡對
崇禎乙亥孟秋般若堂識

續傳燈錄卷第十目錄

大鑑下第十二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九人

芙蓉道楷禪師

大洪報恩禪師

洞山雲禪師

福應文禪師

龍蟠曇廣禪師

光化祥禪師

普賢標禪師

延洪善禪師

果侍者

已上四人無錄

玉泉皓禪師法嗣二人

林溪文慶禪師

北禪希肇禪師

夾山遵禪師法嗣一人

福昌知信禪師

見錄

佛印元禪師法嗣二十人

慶善淨悟禪師

善權慧泰禪師

崇福德基禪師

寶林懷吉禪師

資福宗誘禪師

翠巖惠空禪師

密巖德溥禪師

雲居仲和禪師

同安幼宗禪師

龍興居嶽禪師

萬杉子章禪師

鶯湖德延禪師

已上十二人見錄

文殊道用禪師

龜峰祖廉禪師

安國以愉禪師

東禪圓同禪師

北塔惠珂禪師

香巖開禪師

大别宗禪師

雲居思文禪師

已上八人無錄

廣因要禪師法嗣二人

妙峰如聚禪師

見錄

監山合知禪師

無錄

智海逸禪師法嗣一十一人

黃蘗志因禪師

大中德隆禪師

白鹿仲豫禪師

簽判劉經臣居士

已上四人見錄

薦福重言禪師

白雲放禪師

興福智正禪師

薦福嚴禪師

鳳山世如禪師

雙峰弼禪師

幽岩覺禪師已上七人無錄

支提隆禪師法嗣三人

靈隱玄本禪師見錄

支提文翰禪師

靈隱玄順菴主已上二人無錄

淨土惟素禪師法嗣一人

淨土惟政禪師見錄

寶林殊禪師法嗣一人

寶林用明禪師見錄

東山宗禪師法嗣一人

定峰曉宣禪師見錄

法昌遇禪師法嗣三人

五峰密禪師

大和山主

慧日和尚已上三人無錄

興化銑禪師法嗣三人

南臺以謂禪師

花藥常選禪師

崇壽玠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圓通訥禪師法嗣三人

興國智昱禪師

四祖逸禪師

三祖文銑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淨衆先禪師法嗣一人

隆福紹珍禪師無錄

瑞鹿安禪師法嗣二人

瑞鹿蘊仁禪師

姚曼通判已上二人無錄

般若蟾禪師法嗣一人

般若隆一禪師無錄

瑞鹿先禪師法嗣一人

瑞鹿如晝禪師無錄

智者肯禪師法嗣一人

智者紹忠禪師無錄

雙林已禪師法嗣一人

大鑑楓橋來禪師無錄

竹圓顯禪師法嗣二人

廣安牛心道軫禪師

香水守真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大乘遵禪師法嗣四人

龍山景靜禪師

雙池寵禪師

竹林用淳禪師

智門智常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益首座法嗣一人

李林宗中書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十目錄終

李林宗中書

無疑

益音連忠嗣一人

無疑

竹林臥室顯嗣

無疑

龍山景範顯嗣

無疑

大乘慧顯顯嗣

無疑

香木寺真顯顯嗣

無疑

香木寺真顯顯嗣

無疑

雙林巴顯顯嗣

無疑

雙林巴顯顯嗣

無疑

續傳燈錄卷第十

大鑑下第十二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芙蓉道楷禪師沂州沂水人生崔氏爲人剛勁孤硬

自其少時即能辟穀學道隱伊陽山中後遊京師藉

名術臺寺試所習得度具戒謁青華嚴於淮山海會

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言句

也無青曰汝道寰中天子赦還假禹湯堯舜也無楷

擬酬之青以拂子撼之曰汝發意來早有二十棒也

於是楷悟肯於言下再拜即去青呼曰且來楷亦不

顧青曰汝到不疑之地耶楷以手掩耳後掌衆食青問厨務勾當良苦對曰不敢曰汝炊飯耶煮粥耶對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炊飯曰汝作甚麼對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又嘗從青遊園青以拄杖付楷曰理合與麼對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不爲分外曰有同行在對曰那一人不受教青遂休去至晚青謂曰早來說話未盡對曰更請舉看青曰卯生日戌生月楷卽點燈來曰上來下去總不空然對曰在左右理合如此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對曰和尚尊年缺他不可曰與麼殷勤對曰報恩有分元豐五年北還

沂閒居馬鞍山遂出世說法初住沂州之仙洞後遷西洛之招提龍門又遷住郢州之大陽隋州之大洪皆一時名公卿爲之勸請洞上之風大振西北崇寧三年有詔住東京十方淨因禪院大觀元年冬移住天寧差中使押入不許辭免俄開封尹李季壽奏楷道行卓冠輦林宜有以褒顯之卽賜紫伽黎號定照禪師楷焚香謝恩罷上表辭之曰伏蒙聖慈特差彰善閣祗候譚禎賜臣定照禪師號及紫衣牒一道臣感戴睿恩已卽時焚香陞座仰祝聖壽訖伏念臣行業遷疎道力綿薄常發誓願不受利名堅持此意積

有歲年庶幾如此傳道後來使人專意佛法今雖蒙異恩若遂忝冒則臣自違素願何以教人豈能仰稱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所有前件恩牒不敢祇受伏望聖慈察臣微悃非敢飭詞特賜俞允臣沒齒行道上報天恩上閱之以付李季壽躬往諭朝廷旌善之意而楷確然不回開封尹具以聞上怒收付有司有司知楷忠誠而適犯天威問曰長老枯悴有疾乎楷曰平日有疾今實無又曰言有疾卽於法免罪譴楷曰豈敢僥倖稱疾而求脫罪譴乎吏太息於是受罰著縫掖編管緇州都城道俗見者流涕楷氣色閑

暇至緇州僦屋而居學者益親明年冬敕放令自便菴於芙蓉湖中數百人環繞坐臥楷慮禍乃日各食粥一盃不堪者稍稍去在者猶百許人政和七年冬勅賜所居菴額華嚴禪寺明年五月十四日無疾而歿先寫偈付侍者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初楷在大陽青華嚴遺果侍者以大陽皮履直褻付之楷以付襄州洞山道徽徽退罷還澗東歿於雙林小寺今取以還鹿門山建閣藏之曰藏衣楷偈句精淡有旨法作五偈述其門風一曰妙唱不干舌

偈曰剎剎塵塵處處談不勞彈指善財叅空生也解
通消息花雨岳前鳥不嫌二曰死蛇驚出草偈曰日
灸風吹草裏埋觸他毒氣又還乖闇地若教開死口
長安依舊絕人來三曰解鍼枯骨吟偈曰死中活得
是非常密用他家別有長半夜懣懣吟一曲氷河紅
焰却清涼四曰鐵鋸和三臺偈曰不是宮商調誰人
和一場伯牙何所措此曲舊來長五曰古今無間偈
曰一法原無萬法空箇中那許悟圓通將謂少林消
息斷桃花依舊笑春風楷舊隱與虎爲隣虎嘗乳四
子月餘楷闕其出往視之腥臭不可言竊携其一還

虎得蔬曳至美穴前伏地喜見脊尾但見三子怒以
足跑地吼羣鳥皆鳴翔其上楷卽放還之其伊陽宰
韓承議偈曰老愛依山人事稀虎馴菴畔恠來遲寥
寥石室塵埃滿不知何日是歸期又曰數里無人到
山黃始覺秋岳間一覺睡忘却百年憂

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世皆碩儒
師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于朝乞謝簪紱
爲僧上從其請遂遊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卽悟心要
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蒙印可
丞相韓公績請開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爲

禪詔師居之上堂五五二十五案山雷主山雨明眼衲僧莫教錯舉僧問九鼎澄波卽不問爲祥爲瑞事如何師曰古今不墜曰這箇且拈放一邊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曰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上堂如斯話會誰是知音直饒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箇是迷逢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舉手作捏勢曰達磨鼻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去也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不放過不消一捏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麼良久曰果然上堂拈起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

信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壁立千仞直得冰河趺起枯木花芳諸人若也善能橫擔豎斲徧問諸方苟或不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牀一下僧問一箭一羣卽不問一箭一箇事如何師曰中也曰還端的也無師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曰恁麼則石鞏猶在師曰非但一箇兩箇曰好事不如無師曰穿却了也問三玄三要卽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恁麼則石人拊掌木女呵呵師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謔語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能得見少林機師曰放過則不可隨後便打上堂橫按拄杖曰便與麼

休去已落二三更若切切終成異見既到這裏又不可亏折箭盡去也且衲僧家遠則能照近則能明乃拈起拄杖曰穿却德山鼻孔換却臨濟眼睛掀翻大海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斯明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卓一下問祖師西來九年面壁最後一句請師舉唱師曰面黑眼睛白師嘗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爲甚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此○相曰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試請甄別上堂拈拄杖曰看看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靈峰與

少室料掉不相于休論佛意祖意謾謂言端語端鐵牛無踪跡明月蘆花君自看卓拄杖下座師素與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友善無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清涼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爲因能生萬物卽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爲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無欲則常有微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爲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卽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卽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

不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卽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旣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

無真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唯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

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卽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真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沂州洞山雲禪師上堂秋風卷地夜雨翻空可中別有清涼箇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方知纔落見聞卽是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任運獨行無伴侶不居正位不居偏

長安福應文禪師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直下便承當錯認弓爲矢惺惺底築著磕著懵懂底和泥合水龜毛拂逼塞虚空兔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瑚林知心能幾幾擊禪床下座

滁州龍蟠聖壽曇廣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楊廣山頭雲靄靄月華菴畔栢青青曰恁

麼則投子嫡嗣大陽親孫也師曰未跨鐵牛棒如雨點曰今日已知端的師曰一任敲磚打瓦

玉泉皓禪師法嗣

郢州林溪興教文慶禪師上堂六六三十六東方甲乙木嘉州大像出關來陝府鐵牛入西蜀參

夾山遵禪師法嗣

江陵福昌信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如何是第一葉師提起坐具僧曰雲生片片雨點霏霏師曰不痛不知傷僧曰這箇猶是風生雨意如何是第一葉師將坐具搥一搥僧拍掌師曰一任踴跳問如何是佛師

曰東家兒郎西家織女僧曰學人不曾師曰擲筆拋梭上堂召大衆衆舉頭師曰南山風色緊便下座
佛印元禪師法嗣

臨安府百丈慶善院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誰曰特問和尚師曰鷄子過新羅上堂說則搖唇行則動脚直饒不說不行時錯錯拍禪牀下座

常州善權慧泰禪師上堂諸佛出世廣演三乘達磨西來密傳大事上根之者言下頓超中下之流須當漸次發明心地或一言唱道或三句敷揚或善巧應機遂成多義撮其樞要總是空花一句窮源沉埋祖

道敢問諸人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句良久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叅

饒州崇福德基禪師上堂若於這裏會得便能入一佛國坐一道場水鳥樹林共譚斯要樓臺殿閣同演真乘續千聖不盡之燈照八面無私之燄所以道在天同天在人同人還有知音者麼良久曰水底金烏天上日眼中瞳子面前人

婺州寶林懷吉真覺禪師上堂善慧遺風五百年雲黃山色祗依然而今祖令重行也一句流通徧大千大衆且道是甚麼句莫是函蓋乾坤截斷衆流隨波

逐浪底麼咩有甚交涉自從有佛祖已來未曾動著今日不可漏泄真機去也顧視大眾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

洪州資福宗誘禪師上堂龍泉今日與諸人說些葛藤良久曰枝蔓上更生枝蔓

洪州翠岳廣化惠空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荒田不揀云莫便是和尚爲人處麼師曰量才補職云衆曰昨日雨霖霖今朝日杲杲文殊與普賢全身入荒草賴得王老師夜來眠起早拈起拄杖曰來也來也不見道春無三日晴下座

饒州密岳淨土德溥禪師僧問如何是密岳境師曰芙蓉頭上清風起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雨露壇前野老歌云向上宗乘如何指示師曰新聲調古曲那箇是知音

南康軍雲居山仲和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處分明僧云夜來松竹起清風吹散白雲三兩片師曰且莫磕著露柱僧禮拜歸衆師噓噓

廬山同安崇勝幼宗禪師上堂拈拄杖示衆曰拄杖子是體擊禪牀一下曰這箇是用直得高低普見遠近皆聞正當恁麼時且道是分不分良久曰柳栗橫

挑華藏界維摩掌上未爲多下座
袁州龍興居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自從達磨分流後萬派都歸是一家云學人未
曉請師直指師曰集雲峰下四藤條

廬山萬杉子章禪師僧問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共
唱太平歌如何是太平歌師曰雲盡日月正雪消天
地春云恁麼則雨灑千峰秀風動萬年枝師曰星江
水澗連天碧五老山橫宇宙寬問師資未相見時如
何師曰定光金地遙招手云見後如何師曰尊卑定
位

信州鷺湖山仁壽德延禪師僧問如何是鷺湖境師
曰一泓湖水春來淥數隻仙鷺天外歸云如何是境
中人師曰松聲來客坐山翠上人衣乃曰衆口咸來
發問端當空一點欲耐難而今大義重宣也別起眉
毛覲面看久立

廣因要禪師法嗣

福州妙峰如聚禪師上堂今朝是如來降生之節天
下緇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洪恩爲甚麼教中却
道如來者無所從來既是無所從來不知降生底是
誰試請道看若道得其恩自報若道不得明年四月

八還是驀頭澆

智海逸禪師法嗣

瑞州廣蘖志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得力句師曰脚曰學人不曾師曰一步進一步上堂四十九年說恩潤禽魚十萬途程來警悟人天這二老漢各人好與三十棒何故一箇說長說短一箇胡言漢語雖然如是且放過一著

福州大中德隆海印禪師上堂法無異法道無別道時時逢見釋迦處處撞著達磨放步卽交肩開口卽咬破不咬破大小大上堂夫欲智拔先須定動卓挂

杖曰庵蘇廬悉喇娑婆訶歸堂弊茶上堂觸境無滯底爲甚麼擡頭不起田地穩密底爲甚麼下脚不得譬如天王賜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乃曰門擊樊膺踏開真主出巨靈擡手錦鱗噴叅上堂平旦寅曉何人處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月裏麒麟看北斗向陽榔子一邊青

福州白鹿山仲豫禪師開堂日問答罷師乃曰設使言中辯的句裏藏機意思交馳並同流浪何故吾祖之道豈其然乎若是上根作者獨步丹霄臨機大用把住涓滴不漏放行乃浪涌千江踞地全威壁立千

仍得不英靈自己荷負宗門直饒恁麼未稱衲僧且道衲僧有甚麼奇特良久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下座

簽判劉經臣居士字興朝少有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師與語啟迪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旣而抵京師謁慧林冲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答曰千峰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雖幕就叅韶山杲禪師將去任辭韶山山屬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

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舉傳燈所載香至國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之語問之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至五鼓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逗明趨智海悉以所得告海爲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是甚

麼事却說踐履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及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已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

倒鎮相隨語嘿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爲最親者立則見其叅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源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旣數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豎拂拈槌或持義張弓輓毬舞笏或拽石搬土打鼓吹毛或一嘿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爲人然祇爲太親故人多罔揅瞥然見者不隔絲毫

其或沉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真得吾儒所謂忿而不發開而弗違者矣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嘿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諭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

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自知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邪無其人邪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爲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支提隆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玄本禪師僧問蚌舍未剖時如何師曰光從何來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此意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師見僧看經乃問看甚麼經僧無語乃示頌曰看經不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淨土素禪師法嗣

杭州淨土院惟正禪師秀州華亭黃氏子幼從錢塘資聖院本如隸業且將較藝於有司如使禱觀音像以求陰相師謝曰豈忍獨私於己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加歎欲啟帑度之師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反是去古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已而遇祥符覃恩得詣素志獨擁毳袍且弊同列慢之師曰佛乎佛乎儀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厥後有願輸奉歲時用度俾繼加之院務亦復謝曰聞托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聞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

況我齒茂氣完正在筋力爲禮非從事屋廬之秋也於是提策東引學三觀於天台復旋徑山咨單傳之旨於老宿惟素素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師輔相之久而繼席焉然爲人高簡律身精嚴名卿巨公多所推尊葉內翰清臣牧金陵迎師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爲我少留一日欸清話否師諾之翌日遣使邀師留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祇合居岳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師識慮洗然不牽世累雅愛跨黃犢出入軍持巾鉢悉挂角上市人爭觀之師自

若也杭守蔣侍郎嘗與師爲方外友每往謁至郡庭下犢談笑終日而去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挂瓶盂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師嘗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惟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平生製作三十卷號錦溪集又工書筆法勝絕秦少遊珍藏之冬不擁爐以蘆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池上白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爲常九峰韶禪師嘗客于院一夕將臥師邀之曰月色如此勞生擾擾對之者能幾人峰唯唯而矣久之呼童子使熟灸峰方飢

意作藥石頃乃橋皮湯一盃峰匿笑曰無乃太清乎有問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皇祐元年孟夏八日語衆曰夫動以對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靜矣然動靜本何有哉於是泊然而逝

寶林殊禪師法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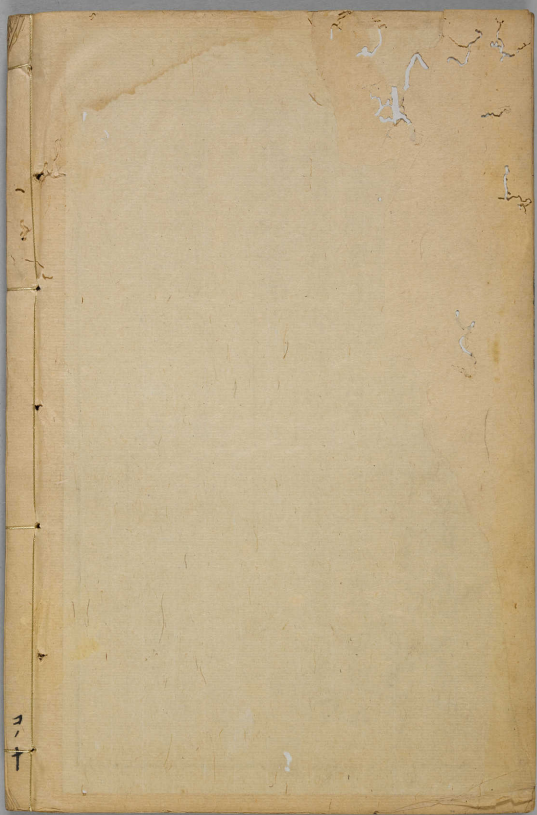
婺州寶林用明禪師僧問世尊三昧迦葉不知和尚三昧什麼人知師曰泥牛穿海去木馬透雲歸云恁麼則學人請益師曰未敢相許僧無語師曰真箇

東山宗禪師法嗣

建州定峰曉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雲收千嶽翠云如何領會師曰雨洗百花鮮問學人
上來請師垂示師曰江澄秋夜月風掃曉天霞云一
句纔聞流通萬古師曰汝作麼生會僧喝師便打
續傳燈錄卷第十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第十 計字七千六百三十五箇
該銀三兩四錢三分五厘 襄楚釋宗鏡對
崇禎乙亥孟秋般若堂識





コ
ノ
十